

青春此时
小说文丛

此岸· 彼岸

张晓玲 著

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

张晓玲 著

此岸·
彼岸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此岸·彼岸 / 张晓玲著. —南京: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,
2007.8

(“青春此时”小说文丛)

ISBN 978-7-5346-3967-8

I. 此... II. 张...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131131 号

书 名 “青春此时”小说文丛
——此岸·彼岸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(南京市湖南路 47 号 210009)

网 址 <http://www.sushao.com>
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
印 刷 江苏省高淳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(高淳县开发区双高路 178 号 211300)

开 本 890×1240 毫米 1/32

印 张 11.25 插页 10

字 数 210 千字

版 次 2007 年 8 月第 1 版 200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346-3967-8

定 价 16.00 元

(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向出版社出版科调换)



第一章

1

那女孩和她母亲长得相似，这是她自小就知道的。活脱壳儿，所有的人都这么说。那女孩有非常幸福的童年，记忆里没有阴影。起码在她九岁之前，一直如此。

一开始，她习惯于坐在她父亲自行车的大杠上，小手抓住车龙头。冬天的时候车龙头冰凉，她把小手缩在袖子里，头上盘盘匝匝地缠着一条毛线织就的三角巾，只露出眼睛。嘴里呼出的气息喷到三角巾上，遇上冷空气，凝成水珠，再湿湿地吸回去。前面若是有人，她父亲便道：非非，按铃。她就按铃。大拇指将车铃的扳手从左捺到右，

OOI

就是一串丁零零的声音。那女孩喜欢这声音，喜欢人家回头看她，也喜欢人家看她的父亲。喜欢看人们慢慢走到边上，让他们骑过去。车子没有车篓，在路上没人的时候，那女孩的眼睛就死盯着前面的车轮看，看它转得一片模糊，像收不住的时间。

后来，车轮转着转着，那女孩慢慢大了。她在前面坐不下，便坐到她父亲车子的后座上去。冬天的时候手依旧冷，她就把手抄在她父亲的口袋里，把头搁在她父亲的背上。不用围那条三角巾，也不会有风。父亲替她挡住风。那女孩就在车后座上唱歌，唱得极响，唱得路人纷纷侧目。

再后来，那女孩学会骑车。没有任何过渡，直接上 28 吋的大自行车。右脚踩在踏脚上，左脚蹬地，等车子运动起来，左脚离地，踩在踏脚与三角杠连接的轴上，右脚再用力甩到另一边，人就在坐垫上了。可是腿短，踏脚踩不到底，就在一只脚蹬下去的同时，用另一只脚的面去勾那只上升的踏脚。勾到了，再蹬下去，这样就可以循环往复地骑起来。那个时代、那个地方的每个孩子都会这一招，巨大的自行车上的小小身影，屏息凝神，直视前方，努力伸展四肢，用尽聪明才智，以符合自行车的构造和尺寸，奋力前行。

那女孩学会骑车后，以为自己完全长大成熟，变得肆无忌惮。她每天骑着大自行车上学，把书包挂在龙头上。

每天都会路过一座桥。桥非常高，从上面下来时速度奇快，风把那女孩的头发全部吹向后面，像有什么东西在脑后撕扯一般。她和男孩们一起享受速度带来的恐惧和快乐，她尖声大叫，双手脱把，向两边张开，想象自己在空中飞翔。除非路面上正好有自行车惹不起的车辆经过，否则天天如此。

她从自行车上摔下来过无数次。但只记得其中的一次。那次是去吃喜酒，父母先去，她放学后再去。吃喜酒的那天，没有经过高桥，走的是一条羊肠小道。因落雨而泥泞又因天晴而干结的道路坑坑洼洼，一塌糊涂。那女孩先小心翼翼骑了一阵，很快便失去了耐心，骑得越来越快。那女孩家乡的平原上河流密布，路的尽头就是一条小河。那女孩知道那里有条小河，她知道她该拐弯。就在那时，车链子忽然松了，那女孩一脚踩空，车子就向一边歪斜。她用脚尖去够地面，可是车子太高，她够不到地。她用力刹车，书包的带子却夹在了刹车中间，她于是直接向小河冲了下去。就在车子冲下河岸的那一瞬间，那女孩双脚用力一蹬，像即将坠毁的战斗机上的飞行员被弹出机舱一样，一下扑到了河对岸。

那天为了吃喜酒，她母亲特地让她穿了裙子，那女孩跃到半空之时，裙子就飘扬起来，等她落到了对岸，裙子也跟着落下来，竟然一点都没有弄脏。那女孩回头看自行

车，车子倒下来的时候被芦苇拦住，没有完全落入河中，只是前轮浸在了河里，书包也浸在河里。那女孩想跳回去，却发现河面足足有两米多宽。刚刚跳过来是依靠车子的惯性，如今却再也回不去了。她只得上了对岸的路，沿着河走了很长一段，看到一座石桥，过了桥再往回走。她走得很快，因为怕对岸有人经过，搬走自行车和书包。一路上她一直伸长脖子往出事的地方看，芦苇长得非常茂盛，她什么也看不见。

走到事故发生的地点，她愣在那里。她看见自行车立在路面上，龙头微微歪在一边，湿漉漉的书包斜挂在龙头上，似乎被人拧过，并未往下滴水。她打开书包看了看，书一本不少，除了有几本书的边上被浸湿之外，大部分的书本都是干的。她关心一件事情，打开铅笔盒看了一眼，垫在盒底的两元钞票仍在里面。她放心地合上铅笔盒，弯腰去修车链。车链竟然也是好的，严密地卡着两个齿轮。转一转脚踏，被撑脚架起的后轮就呼呼地转起来。

那女孩站起身来，往四周看。这是六月中旬的一个中午，风吹过去，河岸上密密麻麻的芦苇发出哗啦啦的响声。在大中午阳光的照射下，田野的绿色显得惨淡。除了她一个，天地之间都没有人。

这时候，远处传来放炮仗的声音。两声大响之后，余音如碎瓦一般，散于四野。接着是不间断的鞭炮声。

那女孩到达办喜事的人家的时候，喜宴已经开始。那女孩找到她母亲，坐在她身边。她母亲问她迟到的原因，她说，我把车子骑进了河里。她母亲微微吃了一惊，从头到尾打量了她一番，除了因为赶路而出汗，刘海贴在额头上之外，她气色完好，没有一点异样。她母亲道：“那你呢，你怎么会……”那女孩道：“在千钧一发之际，我飞身而起，跃到了河对岸。”

她话音刚落，满桌子的人都笑了起来。她母亲笑着嗔怪她，说她嘴上没拉链，撒谎跟吃豆子一般容易。然后为她介绍桌上的宾客，赵钱孙李，婆婆婶婶姐姐阿姨。她透过十几个碟子的鸡鸭鱼肉一个个叫过去，叫一个忘一个。大家都说她好乖。其中一个道：“娘俩儿长得真像，活脱壳儿，跟姐妹一样。”她母亲就笑得合不上嘴。

那女孩原想讲后面事态的发展，因为神奇的事情尚在后面。但语境已换，没人再关注此事。她站起来，手中的勺子越过四个碟子，舀了一勺泥螺，倒在自己的饭碗中，然后埋下头去，一个一个慢慢吃起来。

2

赵非对自己十五岁之前的模样，总是不能太确定。除了趴在井沿上往下看，看见黑色的水面上一块圆圆的光斑，

影影绰绰映出一张黑皮肤的小脸之外，她对自己没有任何认识。看到那张脸后，她冲着井底喔喔叫几声，听到一点回声。接着随手抓起井台上的蛤蟆扔下去，扑通一声，把底下那张脸打碎。她不吸取十二岁时那次事故的教训，依旧跟男孩子们混在一起，从高桥上冲下来，享受扑面而来的风。有拖拉机开过，就伸手去够拖拉机的拖斗。一手抓住拖斗的边，一手把住车头龙，吃着拖拉机的滚滚浓烟，一边挤眉弄眼地呛咳着，一边飞速往前。

就这样随便长到了十五岁，有一天，赵非忽然发现墙上有一面镜子。她在镜子里看见了自己静止的脸。

这面镜子，原来照出的一直是她母亲的脸。母亲之于赵非，是那个年代里的灰色背景，是挂在暗处的那张人像，是看不真切又记不牢的。那面镜子的高度，也是她母亲的高度。是赵非仰望了十五年，终于得以平视的高度。她母亲的脸十五年来在这面镜子里辉煌着、坚持着，不肯向衰败退让。而赵非就在这个时候长到了相应的高度，并且把自己的脸填充了进来。

应该是很好看的一张脸。属于少女的光辉从并不细腻的毛孔里透出来。齐耳的薄薄的短发勾出一个轮廓，轮廓很精致，浓眉毛，大眼睛，尖尖的下巴，笑的时候，嘴巴咧得老大。但总有什么地方不满足，似乎是一幅没有完工的画，被半途晾在那里。画家早就离开了，但是画本身却

在不断生长、填补，只是找不到方向，一片迷惘。

自从看见自己在镜子里的脸后，赵非有了照镜子的习惯。每天起床照一照，上学前照一照，睡觉前再照一照。室内光线不好的时候，她就把镜子从墙上取下来，走几步，到比较光亮的地方，对着光看自己的脸。有时还对着镜子笑，想象别人看见她笑的样子。

不久之后的一天，镜子裂开了。是一道斜斜的裂纹。从此之后，赵非往镜子前一站，总觉得自己当脸冷不丁横吃了一刀。

镜子是被一柄锅铲打落的。那柄锅铲从赵非母亲的手中呼地飞出去，打在镜子旁边的墙上，镜子就从墙上掉了下来，落在砖地上。因为边上是用薄铁皮包住的，所以只是从中裂开，没有碎掉。

赵非当时正在屋外和八岁的弟弟赵未一起拌狗食。她听到屋中的声响，并没有作声。男孩回头望了一下屋内，看看他姐姐。姐弟俩早已习惯那些奇怪的声响。有时锅盖被砸掉，有时热水瓶被摔掉。有时是台灯，有时是闹钟。没有关系，早就习惯。第二天必然要修理。把瘪掉的铝锅敲敲打打，又是很完整的一个铝锅。热水瓶的瓶胆破了，可以再买一个填进去。灯罩摔坏了，就裸露着灯泡。只有一次，父亲找出了家中所有的闹钟，一只一只，用斧子劈得稀烂。这一次无法再修复，也没有再买。不过，不管怎

样，即便连时间都没有了，日子仍在继续。

家里的狗和猫一样，天天吃鱼。因为肉需要花钱买，而鱼不必。鱼到处都是，沟里、塘里、河里、江里、海里，有水的地方就有鱼。狗吃了猫的食物，仍是做狗的本分，并不因此怠工，也并不改行捉鼠。赵非喜欢那只狗。那时晚霞染红了半边天空，天上一层一层，全是鱼鳞状的云。赵非也喜欢这时刻以及这时刻的天空、田野和空气。她把鱼骨头捣碎，和鱼汤一起拌在米饭里，让赵未端给那只狗。然后两个孩子蹲在那里，看狗把鼻头埋到满是鱼腥味的米饭里大嚼。

那只狗一样姓赵，叫阿懒，其实却并不懒。它白天睡觉，夜晚醒着。很小的时候就被阉了，从没有过爱情。有时候也跟村上别的狗出去玩，爬高蹿低，但每晚必回来，吃完一大碗残羹剩菜拌的米饭，就乖乖地到厕所旁边的小砖房里，守护着一辆红色的车。

车有三个轮子，铁壳儿，嘴突在前面，两边各一只大眼。当地人叫“三客”，大概是因为可以坐三个客人，事实上挤一挤可以坐四个。从前这种车被漆成绿色，停在大道分岔口或桥头，等着来往的散客。被漆成绿色的时候，这种车有个形象的别称，叫“蛤蟆车”。现在被漆成了红色，就没有别称了，因为当地人没见过红色的蛤蟆。四个轮子的轿车在赵非布满河流的家乡很少见，到处都是这种三个

轮子的小车，在乡间的泥土路上颠簸奔驰。车子里面的构造跟轿车很相似，圆的方向盘，驾驶座、副驾驶座，和后排的三个座位。有的车子里还有音响，从一些不可思议的角落发出流行歌曲的乐音。即便如此，乐音永远也掩盖不了发动机的噪音。不论在哪里，平地也好，爬坡也好，发动机永远咯噔咯噔地响着，永远保持刚发动时的激情。坐在车子里的乘客，无论何时，总会闻到非常浓重的汽油味。他们透过摇摇晃晃的玻璃窗看外面掠过的熟悉景色时，也总会有一些不知从何而来的不安，只有高声说话才能迷惑自己的心境，掩藏不安，所以，不管司机还是乘客，嗓门都很大。

赵非的父亲每天开着这辆红色的车子出门，将车子停在果园村西面的桥头上。每天，从上海和南京回来的大客车会在这里卸客。红色的车子越来越多，还有七个座位的小面包车，像白色的游魂一样来来去去。还有见缝插针的摩托车。原来桥头上只停着三四辆红色的“三客”，大客车一来，那些小面包车和摩托车跟苍蝇一样全喻了过来。从各式车上跑下各种各样的人，全都有苍黑色的脸，油腻的领口和袖口，头发中散发香烟、脑油和汽油的味道。大客车的门一打开，这些人像被车门吸住的一般堵在门口。“去哪里？”“去哪里？”“要车吗？”乱七八糟地嚷着，看那些模样斯文的人站在车门口，无处下脚。中间有强势的就去抓

旅客的皮箱或拎包。“先生，先生，让我来，我来拎，不坐我的车没关系，我来帮你拎包。”旅客稍有懈怠，皮箱就被抢了去，直接扔进车子的后备箱，啪啦一锁。旅客只好上车去，底气不足地砍价，但终于还是让步，心里赌咒发誓以后再不从这里下车、再不上当，提心吊胆地回到家里。

赵非的父亲一直是最外圈的那一个。他挤不进去。有时候尽管跑到了前面，靠近了车门，却总伸不出手去抓旅客的箱包。看着客人一个个被抢走，他最多也只是说：“要车吗？三客，干净又便宜。”那些斯文旅客只来得及看他一眼，就被别的车主拉走了。

最后，闹哄哄的司机们走完了，大客车的车门前清静了，车门慢慢关上，开走了。只留下赵非的父亲一个人，一辆车，留在桥头。

有时，情况并不如此糟糕。在逢年过节的时候，大客车上下来的人特别多。就像水龙头里放水，哗啦啦啦，放完了一批，在拧紧水龙头的时候，仍有水珠滴下来。赵非的父亲就走上前去，问：“要车吗？”那旅客说：“要。”于是开始报价和砍价。只要有得赚，哪怕刨去汽油费只赚一元，赵非的父亲也愿意成交。愉快地上车，打开音响，放一段歌。发动机轰隆隆地响起，向目的地进发。

尽管气急之下会砸闹钟，他骨子里原是随遇而安的那种人。

3

在赵非收到录取通知书之日起，赵非的母亲便开始准备行李。不但准备赵非的东西，也准备她自己的东西。好像收到录取通知书的不是赵非，而是她。所有的东西都装进一个绿色的旅行箱，包括那面破损的镜子。旅行箱是一个亲戚送的，绿色帆布，棕色皮手柄，一个角上装了轮子。她们没什么衣服，两个人的东西加起来，不过刚刚塞满那个旅行箱。

赵非的母亲在整理东西的时候，似乎漫不经心地道：“正好，这下我可以离开了。”她身材依然匀称，脸也依然算得美丽。少年时代晒了太多的太阳，脸上有浅浅的雀斑，但并不显得苍老，顾盼之间仍有俏皮的神色，让人忍不住要去追溯她的从前。

那天赵非的父亲送完最后一个客人回来，天已经黑了。他那年不过三十七岁，从前也算得英俊的人物，然而此时却脸色灰暗，疲惫不堪。他一跨入堂屋，便捧起灶上的茶壶喝水。

赵非的母亲凝目看着他上下移动的喉结，道：“我想去城里带非非。”赵非的父亲没有听清楚，把茶壶放回灶上，回头道：“啊？”赵非的母亲避开他的目光，道：“非非从没离

开过我身边，我不能让她一个人在外面。”赵非的父亲仍保持适才的姿态，道：“什么意思？”赵非的母亲道：“我想去城里，和非非一起租个房子住。”赵非的父亲便呆在那里。

阿懒呼啦一声蹿了进来，身上湿漉漉的，把水甩得到处都是。它的身后跟着八岁的赵未，大头的男孩光着上身，穿着红色三角裤，浑身黝黑，手里抓着一个水瓢，兴高采烈地冲进来，要用水去泼阿懒。

赵非的母亲退后一步，看着那男孩。赵非的父亲也看着。阿懒冲出了后门。赵未叫着：“别跑，看你往哪儿跑！”跟着冲了出去。

灶屋的地上留下了一滩滩的水，把水泥地洒成深色。赵非的父亲点燃一根香烟，拖了一张竹椅坐下。

赵非的母亲笑笑，道：“反正我自小不会农活，不会插秧，不会收割，去城里，也许还能找到一些活计。”顿了顿，又道：“再说，你可以和赵未一起搬到这楼里住，孩子喜欢这楼房。”

赵非的父亲道：“我们在小屋里住得挺好，你不需要搬走。”赵非的母亲微笑道：“我只是厌倦了。这样的日子，我一天也不想过了。你明白吗？”

赵非的父亲道：“住在城里，花销大，非非上的这个学校学费又贵，你能省就省一点，跟着凑什么热闹呢？”赵非的母亲道：“噢，这个时候你倒知道钱少了，以前怎么不知

道的呢？”见丈夫似乎没话说了，便又道：“钱的问题，我会想办法的，总之我们娘儿俩会过下去，用不着你操心。”赵非的父亲看着他的妻子，道：“我不操心你们，还有谁会操心你们？”赵非的母亲用下巴指了指后面，道：“你只要操心他就行了，对不对？”

这时，男孩快活的声音从后门口传来：“阿懒，你个懒家伙，洗澡不好吗？洗澡！”

赵非的母亲又道：“你晓得的。”赵非的父亲便垂下眼睛，点点头，说：“好吧，随你。”

他骨子里原是随遇而安的那种人。

4

出发的那一日，下着雨。因为赵非父亲的车子七点之后在城里禁行，他们一家人凌晨四点便起床了。赵非坐在那里打瞌睡，他的大脑袋一碰到某个可靠的物体，便静止在那物体上，进入休眠状态。灯下看来，男孩的睫毛很长，脸庞轮廓优美，如小女孩一般。阿懒围着他们转，不知他们要做什么。

其他的行李都容易带上，难的是如何带上一张床。为了省钱，他们要的是最简单的没有任何家具的屋子。小小一个空壳子，只能遮风避雨。床架由榫头接合，因此拆开